

“火箭女孩”郑钦文
还需燃料

文体汇



扫一扫添加新民体育、
新演艺微信公众号

本报文体中心主编 | 总第673期 | 2022年9月4日/星期日 本版编辑/王剑虹 视觉设计/戚黎明

时隔28年,余隆再度执棒奏响 《谜语》拉开上交新乐季大幕

看新星闪耀 听中国声音



梅第扬

年轻力量在接力

时隔28年,余隆从青年指挥家成长为中国交响领军者,而舞台上依旧有新星闪耀——那就是将于10月入职的柏林爱乐新晋中提琴首席梅第扬,他也是柏林爱乐历史上首位在开幕演出中担纲中提琴独奏的中国音乐家。是他,将埃尔加晚年的人生自省和唱叹诉至弦上;也是他,让人重新认识温和而不失个性的中提琴。

在人们的传统印象中,中提琴一直是交响乐队最容易被忽略的所在,但其实它有着最醇正温厚的声音。而通常也是那些性格温和、情感敏锐的人最能发现它的美。梅第扬就是这样一个人,生于1994年的他有着同龄人少见的沉稳大气的性格,他被誉为音乐赛事“常胜将军”,也正是这份稳定的发挥为他拿下了世界“第一天团”柏林爱乐首席的位置。

或许是明星效应,梅第扬的加盟也让中提琴的热度被推高,上海交响乐团团长周平透露:“梅第扬的专场可谓秒空。”对此,梅第扬笑说:“因为我,能让大家爱上中提琴,也是很不错的。”对他而言,自10岁受恩师启发改学中提琴开始,就被这一最接近人声的乐器所吸引,“它就像是一个男中音,琴声中写满着故事。”

中国声音很多彩

上交2022-23音乐季继续关注青年音乐家,推动委约创作,展现中国作曲家和作品的重要力量。在呈现古典音乐的深度、广度和厚度的同时,回归音乐本质,探索“音乐与城市”“音乐与人”的自然关系。

今晚世界首演的《时间之轮》用自行车元素的呈现,勾起人们对一个时代的怀念。此次音乐季中,余隆还将联手青年钢琴家张昊辰,带来勃拉姆斯的两部钢琴协奏曲,以及由勋伯格改编为交响版的勃拉姆斯《第一钢琴四重奏》;而青年指挥家袁丁、张鲁、黄屹、孙一凡,青年钢琴家罗维、王雅伦,二胡演奏家陆轶文,上海交响乐团乐队首席柳鸣,大管首席陈定远也都将在音乐季中挑起大梁,尽显青年音乐人的音乐才华。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艾萨克·斯特恩国际小提琴比赛中的六强选手林瑞沅在演完周天的小提琴协奏曲《夜途》的钢琴伴奏版本后,将在吕嘉

随着余隆的指挥棒轻轻扬起,昨晚,上海交响乐团2022-23音乐季拉开大幕。开幕音乐会下半场,英国作曲家爱德华·埃尔加的《谜语》变奏曲的演绎让观众席里弥漫着一种热烈气息。1994年,30岁的指挥家余隆首度执棒上交,演出的正是这首曲目。

据悉,今晚的演出上海交响将首次开通线上付费直播。此外,音乐季第二场开幕音乐会中,上交还将在余隆执棒下,特别呈现由上交委约、青年跨界作曲家王斐南创作的《时间之轮》世界首演。



余隆 记者 王凯 摄

执棒下世界首演该作乐队版本。此外,新乐季还将呈现刘索拉的《大圣传奇》、俞极的《丝路颂》等委约新作。

除优秀的青年中坚力量,指挥家吕嘉、水蓝,小提琴家宁峰,钢琴家郎朗、李坚,歌唱家沈洋、黄英,大提琴家萨瓦拉斯等上海交响乐团的老朋友,也将再度携手推出多场精彩的音乐盛宴。

而本乐季驻团艺术家、著名女高音歌唱家于冠群将与歌唱家朱慧玲、夏侯金旭、杨小勇等人在余隆总监指挥下,合作演绎威尔第《安魂曲》和比才歌剧《卡门》两部宏大之作。除此,由焦元溥编译,实力派演员张艾嘉担任旁白的门德尔松杰作《仲夏夜之梦》也将亮相音乐季。

2022年是上海交响乐团驻团作曲家朱践耳先生的百年诞辰。驻团指挥张洁敏将与助理指挥张楷合力完成一场纪念专场音乐会。其中有他已成经典的新派民俗《黔岭素描》《灯会》与《第十交响曲“江雪”》,以及声乐作品《水龙吟》。

朱践耳先生与刘索拉、陈其钢、谭盾、周天、王斐南、俞极等音乐家共同在上交音乐季中呈现出中国老、中、青三代作曲家的创作力量,让观众听到不同时期的中国作曲家在平衡与融合“中国”和“世界”上的不同努力。

上海交响与城市的关系以及对城市的价值,除了常规演出,还体现在已被家长和学校广泛认可的“音乐地图课堂”系列,以及针对上班族的“晚高峰音乐会”系列中。这些撕掉“曲高和寡”标签的音乐品牌,让年轻人可以毫无压力地走进音乐厅,感悟音乐。 本报记者 朱渊



电影《妈妈!》用爱对抗遗忘

孙佳音

要强的老太太,满头白发,身体瘦削,自己爬上梯子,吃力地要拿一本书架顶格的书,最后蹦跳着下了梯子的最后一格。女儿“生气”地写下便利贴,“爬高会摔死”,倔强的老太回一张便利贴说“不爬高也会死”。

日前,将于9月10日全国上映的电影《妈妈!》提前一周率先与上海观众见面。电影开始,一个有老年疑心病的85岁母亲和一个也已经从大学退休的女儿,在一处老宅子里,徐徐展开她们的日常和生活。但很快,便利贴上的内容变了,变成了每一个电器的介绍,变成了不要忘记关炉灶的提醒,变成了妈妈去了养老院的告知,因为女儿发现自己得了阿尔茨海默病。

银幕上流淌的是时间,是奚美娟、吴彦姝两位女演员精湛、细腻到几乎要让我们忘却她们正在表演的表演。电影用这一对母女,许许多多生活的、细腻的变化,节制却又残忍地展现阿尔茨海默病病程的发展。有人的第一次叹息,是因为女儿多年后返回大学图书馆,借回家的书叫作《忘了我是谁》,一个要强了大半辈子的人发现自己有一天可能会遗忘、会失控、会没办法再照顾年迈的母亲,她的疼,叫观众为她痛。奚美娟说这个角色重新唤醒了她对于创作的激情。有人的第一次眼圈发红,是因为那个好强甚至有几分孩子气的老妈妈,因为女儿的病几乎“一夜长大”,她用瘦弱的身体,举着小哑铃在院子里锻炼身体,无论多老迈,只是想照顾女儿多一点再多一点的母爱,叫人动容。吴彦姝说:“我也是一个妈妈,感谢导演给我这个机会,也感谢与我互相成就的‘女儿’奚美娟。这是一部献给每个妈妈的电影。”

大多数人的第一次落泪,是因为那句“不怕,不怕”。女儿回家路上尿急,两人心急慌忙却怎么也打不开电子门禁,于是老母亲用工具砸碎了玻璃,爬进屋子,给女儿开了门。女儿走向卫生间的路上,滴滴答答地已经沾上了浅黄色的污迹。从卫生间走出来的,是一个狼狈的女儿。幸好,迎接她的是母亲的温

暖的怀抱。65岁了,重新躲进妈妈的怀抱里,身为知识分子的女儿,哭得很委屈,像是一个孩子;85岁了,同样身为知识分子的母亲轻轻地拍着女儿,说“妈妈在呢,不怕”。

这场戏,和后面的许多场戏,都是两位女演员共同为观众奉献的近乎教科书级的表演。真实、细腻、克制,却充满力量。我们听到女儿说,“我很害怕,我觉得离你越来越远了”,叫人心疼不已;我们听到妈妈说,“你怎么样,妈妈都爱你”,心疼中却又生出骄傲来;我们看到母亲为女儿洗澡,那些晶莹的肥皂泡,让人恍惚回到童年,温馨中有动人的生命力在绽放;我们看到母亲读女儿的来信,那些空白到只剩下墨点的信纸,却装满了母女间的爱与默契……偶尔短暂清醒的时候,女儿说“谢谢妈妈”,然后沉沉睡去,母亲默默地回她说,“谢谢你,我的女儿”。尽管女儿听不见,但观众能听见。谢谢这两位演员,为我们带来了这样一对母女——这对退休教授母女用爱对抗遗忘,尽显生命的尊严和体面,也将勇气 and 希望递出,将如何面对老去与离别的思考延至观众心中。

《妈妈!》并不是一部没有缺点的电影。比如,这对母女可能从没有面对过现实生活的困难,她们有丰厚的退休工资,她们也没有要养大却可能没办法抚育好的外孙女,她们近乎被架空在一个玻璃罩子里;比如,电影中除了这对母女之外的其他角色多是功能性的,朱时茂友情出演的角色承担了串联各种关系和事件的作用。但《妈妈!》,依旧是一部值得掌声的电影。

电影的最后,在大海边,母亲和女儿,在蹒跚学步,也在尽情舞蹈。生命其实脆弱,但却充满无所畏惧的力量,因为她们有爱;疾病充满苦痛,但却又让我们拾起最平凡、最宝贵的亲情,因此她们勇敢。那海浪里的恣意舞蹈,踢踏出的是生命的尊严,带着的是爱与温暖,带给观众的则是勇气和治愈。



9.10
中秋献映
9.9 超前点映

《妈妈!》海报